遯世編

五冊

遯世編卷十一

高隱四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齓喪父事母以孝聞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叅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固辭得免隋有天

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歲大饑罄竭
家資爲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趙郡民德之撫其
子孫曰此乃李叅軍遺惠也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
家應報之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
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輪轉五道
無復窮巳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
爲人之謂也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
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
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

書生爲蛇牟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梼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

崔廓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不爲邦族所齒長爲里佐屢逢屈辱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

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輙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於家時年八十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父琨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遊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餙所乘馬

就學遨屈文詡毎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名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毎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䘏輒辭不受毎閑居無事從容長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

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于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測也高祖名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披髮佯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决者伯醜輙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

爲非所及也國子監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
言條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徵有辨
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
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眭夸

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
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
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哀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
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

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内之廄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

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迭夸本縣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縣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竝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絶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延昌四年卒

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博士孔璠等上書請謚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

張吾貴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啓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于夏學聚

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宇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恠之而巳吾貴詣劉蘭蘭遂爲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獻之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于

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人有從獻之學者輙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蹻從師正可博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鄭脩

鄭脩北海人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寶寅作逆事不行

賈景興

賈景興武威姑臧人清峻鯁直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每捫膝而

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馮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

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克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上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韡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緝木皮葉自

蔆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為鬻米名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委林草自匿云

孫知微

孫知微字思邈成都人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學道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出血思邈

脫衣與童贖而救之唐顯慶七年高宗召見拜諫議
大夫不受及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第以居一時
名士如宋之問孟詵盧照鄰等爭師事焉思邈嘗從
幸九成宮照鄰方臥病問曰病可劑乎思邈曰良醫
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砭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
政刑故在人有可愈之疾在天有可禳之災又膽欲
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初魏徵等受詔修齊
梁周隋五代史屢訪於思邈之口永淳元年卒遺令
薄塟舉尸就木空衣而巳

高太素

高太素商山隱士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庭下謂之報時猿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其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

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耶帝悅因勑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嘗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不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友云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山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徂徠

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
十餘筋力柔强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
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説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宫中
與語甚悦拜國子博士聽還山勑州縣春秋致束帛
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
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

答洺州刺史元行沖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沖垢皴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

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誌如言終

白履忠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

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冦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

盧鴻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鈎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輙辭託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趨耶

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
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齎束帛之具
重宣兹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
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
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
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
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
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
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于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

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開元末病疽背卒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秦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留守薛兼訓奏爲帥府叅軍不就客南安山中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

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為立亭號其山高士峰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墁以苦之又使牧羊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為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

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
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
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天寶
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
遂廬火門山貌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己見有
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輙去人疑其
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
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
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

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
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御史大夫李季卿
宣慰江南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
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
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
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山南西
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敦趨就職不曉吏事餘

慶稱長者王直方薦覲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魏璞

魏璞字不琢毘陵人長于詩文氣眞而志放杜門二十餘年不交豪達飲蔬寧學澹如也雅與陸龜蒙皮日休交歡每江南秋風時菰脆鱸肥璞乘短艕載一甑酒加以隱具偕皮陸輩浮遊煙水世人高之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

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摶游摶歷湖蘇二州辟
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
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文成
竄稾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讐
比勤勤朱黃不去手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爲輯褫刊
正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
常苦饑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
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
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初病酒再朞乃已其

後客至挈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李蔚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

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
側食不鹽酪籍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
政擢補龍武軍錄事叅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
婚人以爲不可絶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
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
湩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
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
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
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

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者德秀所爲歌也帝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孟郊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王龜

王龜字大年簡淡瀟灑以琴書自適意在人外倦接朋遊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

權皐

權皐字士繇秦州略陽人擢進士第為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為薊尉署幕府皐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福昌尉仲謩謩妻皐妹也密約以疾召之謩來皐

陽唶直視暮而瞑暮爲盡哀自含歛之皐逸去入龍知者吏以詔書還皐母母謂實死慟哭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皐潛候于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爲驛亭保以詗北信既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爲屬皐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脅士大夫皐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浙西節度使顏眞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

名邪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
就卒年四十六子德輿至宰相

陶峴

陶峴崑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
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其勝諸貴人
慕而招之不屑往自號麋鹿野人

方干

方干字雄飛桐廬人唇缺應舉不第隱居鏡湖遇醫
補唇年巳老矣宰臣張文蔚奏名儒不遇者十餘人

請賜一官以慰地下于其一也𢎞玄英先生

李季芳

李季芳道州人隱居不仕刺史元結請于朝曰季芳介直自全退守廉遜杜門著述不求人知乞俞州縣造舍給田免其戶役以風高尚從之

顧況

顧況字逋翁海鹽人以詩文名世白居易少時投況詩況戲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見白原上草篇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況止著作郎結廬茅山下屢召

不起自號華陽山人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欲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

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
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
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
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不受唐明宗
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郎
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石昻

石昻青州臨淄人家有書數千卷不求仕進節度使
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

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召昂至京師以爲宗正丞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

陳貺

陳貺南闗人性沈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鞹進止閑肆欲授以官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學名家陶挾册長安聲詩曆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

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于西山日以詩酒爲
事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
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
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所居幽
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
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
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
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修養煉丹
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疏又

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
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
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嫗
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
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
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為陶之夫婦云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
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屩短褐

至骭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毋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襆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森列人自昧之耳其可裸裎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醢熟卽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桃吳溪與越峰前朝恩賜雲泉額竹林層建雁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情脈脈後或居茆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渡後因轉輓于江南遇堅于簡

寂觀勉之以仕則顰蹙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淩波濶步若平地然衆眆神之不知其所在云

顏詡

顏詡魯郡公眞卿之後唐末徙居禾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嗣翰謹禮法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遶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絶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閒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

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鼇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其幽隱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搆椽剪蒻茅于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延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

元素得之爲多

遯世編卷十一終

遯世編卷十二

高隱五

戚同文　附 楊慤 宗翼

戚同文字同文楚丘人世爲儒幼孤育於外氏奉祖母以孝聞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慤異而留之妻以女弟時晉末喪亂絶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爲人純質尚信義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

輒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用此爲深爲鄉里推服與宗翼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楊徽之一見相善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楊慤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上蔡人篤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彊記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同文謂翼曰子有古人風眞吾友也卒年八十餘

王聍素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志行爲鄉里所穪常聚徒教授以自給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于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惷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寔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于家

萬適 附 楊璞 田詰

萬適字縱之陳州人自號遺玄子不求仕進以著述爲務與韓伾交好淳化中伾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流輩頗有遺逸否伾以適及楊璞田詰爲對悉召至闕下詔下詰卒璞旣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遣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愼縣主簿適素康强無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强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詰歷城人好著述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

出郎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新鄭人善歌詩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民杖策入嵩山窮絕處爲詩歌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旣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卒年七十八

李瀆

李瀆字長源洛陽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喪父杜門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以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王旦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於廛

聞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卽鬻之其惡嚚如此眞宗祀
汾陰孫奭言其隱操請加搜采陳堯叟復薦之命使
召見辭足疾不起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
耆酒人或勉之荅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
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
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
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促
家人置酒頃之卒年六十三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人世爲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兒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前後郡守皆所禮遇或親造詣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居士往來留題累宿而去野爲詩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野上言臣實愚戇資性慵拙嘗嬰心疾尤疎禮節麋鹿之性

頓纓則狂豈可瞻對殿墀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畎畝之間永荷帝力詔州縣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天禧三年無疾而卒年六十濆即野中表兄也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邢敦

邢敦字君雅家於雍丘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意性介僻不妄交耽玩經史精於術數

工繪畫頗嗜酒或遊市廛客詢以休咎多不語里中
聚邢夫子眞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詔以為州助
教敦讓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
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
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
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為墓於其廬側

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槀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旣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

丘濬

丘濬字思道建安人精於曆數絶意進取嘗賦感事詩百首語涉譏諷執政欲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姑勿論詔除萬年縣丞不赴郡守表其居曰處士坊

高懌 附韓退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於外家十

三歲能屬文通經史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
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
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
錄國初庚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范雍建京兆府學
召懌講授諸生數十百人命爲大理評事懌固辭仁
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田
五百畝第一區嘉祐中除光祿寺丞復固辭蓼道士
持素書聘爲白鹿洞主卒韓退稷山人亦師事种放
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石延年論其高

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地文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范仲淹過潤州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剋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帝召見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

又問明年復曰乾卦用事説至九五盡而止又問前年京師黒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内豫王喪其應也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賜號沖晦處士復性高潔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

王居巖　附　孫逢

王居巖太平當塗人仕唐爲饒衛長史遭亂棄官歸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退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

人于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孫逢博學能文尤長於講說教授蘇州晚始登第爲國子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後岐國公主降瑋爲逢求遷官辭不受

貫雲石

貫雲石號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絶人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學士辭疾居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知者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尚其清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

賦一詩遂援筆云採得蘆花不涴塵翠蓑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婚欸乃聲中別有春詩成竟持被去因自號蘆花道人

孔旼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山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賙不足者聞人之善若出于巳動止必依禮法人皆愛慕之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

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何羣

何羣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來學者數千人

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
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已也衆皆注仰之羣
愈自克厲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爲白衣
御史羣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
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下
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
此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説不行乃慟
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
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

祐中何剡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傳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老易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臨年累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減邊戍言不用

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人雋偉有大志游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祕書省校書郎顧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

期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輙盡室往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

黃晞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聱隅子著歔欷瑣微論十卷以謂聱隅者枘物之名歔欷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遺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隣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

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代淵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年四十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有

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頜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

陳烈字季慈候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即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既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乎仁宗屢召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為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為國子直講皆不拜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

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俸鄉里問遺亳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少與蔡襄同硯席襄出鎮福廣烈造訪聞其嚴察中止題津亭曰溪山龍虎蟠六月夜簟寒殷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襄見之曰陳君教我矣卒年七十六

孫倖

孫倖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詔

以爲揚州教授辭敵守丞與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眞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爲隱不竟唯侔以不仕始終

劉易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虢之盧氏習辟穀術殆休復薦其

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治平末卒琦爲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

韋旻

韋旻上林人閉門力學衆以書樓目之應舉不第遂隱居羅洪洞據山林泉石之勝號白雲先生善內養壽百餘歲

章詧

章詧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

發隱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張方平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王素時爲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沖退譽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強力尚足亦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譽爲解述大旨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

呂南公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于書無所不讀于文不肯綴緝陳言熈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甚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念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衮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于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于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無志于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

卑賤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竝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故人堪克師表科一時廷臣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于世

徐積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于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

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卒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瞶疾屏處窮里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為楚州教授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

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
節孝處士

王無咎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棄天台令杜門讀書從游者
甚衆王安石薦爲國子丞不出

俞汝尚

俞汝尚字退翁烏程人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
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擢進士第
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熙寧初趙抃守蜀以簡

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輙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為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優游數年謂其妻黃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厖其喪為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

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

巢谷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邊多驍勇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

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

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生平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于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槖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强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于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遯二十年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爲國子錄者再轉博士以直祕閣歸卒年八十四

吳復古

吳復古字子野揭陽人父爲侍講當廕官謝去灌園

教子隱居麻田山中絶粒不食蘇軾兄弟雅重之黎寇犯境望其居曰是蘇黃門舊游地也麾兵退旁舍賴以保全志稱復古曰嶺海高士

鄧孝甫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

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

鄭樵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隱居夾漈山博學強記搜奇好古遇藏書家必借過讀盡乃已一目不忘凡經史禮樂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皆究心論辨有通志略行世

宇文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山地狹人貧方歲儉饑羌夷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卽位求言上疏言京師者諸夏之視傚俗宜敦厚勿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厲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郡制之也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

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於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尚如此

劉卞功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環堵

于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巳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李元白

李元白名齊以字行寧化人博學苦吟出入少陵太白累辟不就士論高之

吳瑛

吳瑛字德仁蘄州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黄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挽留之不聽皆歎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於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

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其簿書爲欺者詎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直率曠遠類此

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爲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卽閉閣謝醫藥至垂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張塈

張塈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强之仕乃調淸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竆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祐中大臣累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塈且死

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塈孝弟修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賜謚正素先生

徐中行 附子庭筠

徐中行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於司馬光光謂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

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
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
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塋內
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灑
掃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
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
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譓又以八行薦時章
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
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爲文幅巾藜杖無余

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慚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庭筠童丱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居喪毀甚旣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也疏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

鈞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
熊受其言迄爲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
祠庭鈞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鈞辭曰吾嘗草封事
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其學以誠敬
爲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
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茍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
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褒
爲守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
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

之以其父子俱隱遯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

呂徼之

呂徼之仙居人家萬山中以耕漁自給一日携楮幣詣富家易谷種值大雪聞東閣中有客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未就徼之笑曰何不舉滕王蛺蝶事耶衆遂迎入請足成之援筆而就問其姓字不答

徑出遺人跡其後雪晴造訪惟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聲乃其妻也問徽之安在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曰諸公先過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酒歸盡歡而散中途宿逆旅主人語以故主人曰是其平日所願見者旦月主人物色之則呂已遷居矣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曩氏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

傳易學盎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饋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

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為仙云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

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葦屩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漑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屛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

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
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
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浹遂扣其鄉里徐
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
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
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
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
因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
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

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淩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遯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蘇養直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

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一著師川有愧色

崔唐臣

崔唐臣幼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後蘇呂執政時過汴岸見一士艤舟即崔也二公問別來況味何如崔曰買舟逐𤇆波貿貨給衣食雖乏梗飄蓬差愈應舉覔官時也約明日過二公詰朝惟遺一刺二公亟訪之則舟已遠逝矣刺末一絶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徐偉

徐偉臨湘人事母至孝母歿嘔血數升舉孝廉不就隱山中講學生徒依以居者三百餘家歲荒貧不舉子者賑給之人感其義所舉子皆以徐名偉八子皆名士時號八龍

林敏功　附　弟敏修

林敏功字子仁蘄人下第歸杜門不出者二十年與弟敏修以詩賦相友善累辟不起世號二林

王忠民　附　蘇庠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㓜通經史自靖康以來
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
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廸功郎
不受興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號鎮撫使董
先于内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
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偽境
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於朝特授
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上疏辭官言臣憤
金人無道故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兾

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詰寘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
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蘇庠丹陽人少能詩蘇軾
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
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杜孟

杜孟晉州人讀書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
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
寶田杜氏

郭雍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大中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説號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十四年卒

王珪

王珪萬州人築室南溪號志堂居士左右松竹逍遥其下一時名流雅慕之題曰竹隱

王鴻

王鴻字翼道雩都人右軍之後博學工草書一試不第歸隱山中嘗作米囷銘曰竊人之食騷然而不寧者鼠也暴天之物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恐爲虎竊而不忍爲鼠寧守斯廩以安吾處嘗注太玄從游者甚衆

劉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王藺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十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

畿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興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旼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結廬城南頹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束脩得也乃巳有梁鴻之風焉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于當路不用遂自沈于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于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劒門檄襲梓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

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

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輔不能决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黃澤

黃澤字楚望家九江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决意歸休以繼絶學爲巳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

隱賾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䕃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

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即位放
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遯世編卷十二終

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

八十七

家鉉翁

家鉉翁滄州人以蔭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

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

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由之以歸其兄璧鉉翁

儀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